

醫

貫

醫貫卷之二

主客辨疑

中風論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以中風治之、余攷之內經、則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寒中、或爲熱中、或爲瀉風、或爲偏枯、或爲風癰、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舉者、並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論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

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痺。三曰風
癱。四曰風痺。金匱要略中風篇云。寸口脈浮而
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虛寒所搏。邪在皮膚。浮
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
緩。正氣卽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
膚不仁。邪在於經。卽重不勝。邪入於腑。卽不識
人。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
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症。固爲因
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

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修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彥修主乎濕。反以風爲虛象，而大異於昔人矣。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爲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於風者，真中風也。因於火於氣於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之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爲暴病暴死之症，與風何相干哉。如內經所謂三

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
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
之間豈無所辨乎辨之爲風則從昔人以治之
辨之爲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之只此已了又
何分輕重緩
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當矣惟其以因火
因氣因濕之症強引風而合論之所以真僞不
分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症分出之則
真中風病彰矣

王安道之論甚妙但類中風與真中風並論

無輕重緩急之分

二者分途各有輕重緩急其能死生人一是詳

辨施治耳如謂真中輕緩而類中重急不幾舉一而廢百乎

亦不能無弊

愚意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

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當專主虛論不

必兼風

亦太過之言昔人因於風多主北方立言北方風厲而藏府經絡剛厚三

家因火氣濕多主南方立言南方氣溫而藏

府經絡柔薄故北多真而南多類其治迥不

同也其間亦有互見者然畢竟鮮少而治亦

稍變丹溪甚發明此說而安道疑之故趙氏

亦刪而不錄其河間東垣各發前人所未發
實未可抑也
至為精妙但有論無方後人何所依從而彥

修以陰虛立論亦發前人所未發惜乎以氣血濕痰爲主而不及真陰不能無遺弊於後世焉此則誠有未及者然終不出陰虛二字之範圍矣但治法則後來加密亦踵事增華耳

東垣云有中風者卒然昏憤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蹇澁等症此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症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耳

觀東垣之論。當以氣虛爲主。縱有風邪。亦是乘虛而襲。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當此之時。豈尋常藥餌能通達於上下哉。急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卽甦。夫三生飲。乃行經治痰之劑。斬關奪旗之將。每服必用人參兩許。駕馭其邪。而補助真氣。否則不惟無益。適以取敗。觀先哲用芪附參附。其義可見。若遺尿。手撒口開。鼾睡爲不治。然用前藥多有得生者。不可不知。

三生飲方

生南星 一兩

生川烏

半兩
去皮

生附子

半兩
去皮

木香 二錢

每服共一兩加人參一兩同煎

河間曰所謂中風癱瘓者非爲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

志過極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
觀劉氏之論則以風爲末而以火爲本世之
尊劉氏者專以爲劉氏主火之說不知火之
有餘水之不足也劉氏原以補腎爲本觀其
地黃飲子之方可見矣故治中風又當以真
陰虛爲本

地黃飲子方

熟地

巴戟

去心

山萸肉

肉蓯蓉

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子

茯苓

石菖蒲

遠志

去心

官桂

麥冬

去心

各等分每服五錢入薄荷少許薑棗煎
註云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謂少陰
氣厥不至急當溫之名曰痲症

但陰虛有二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
虛火虛者專以河間地黃飲子爲主水虛
者又當以六味地黃爲主果是水虛則辛
熱之藥與參芪之品俱不可加

河間東垣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爲主。自後世醫書雜出。而使後學狐疑不決。丹溪纂要曰。有氣虛有血虛。有濕痰。左手脈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湯補血之劑爲主。而加以竹瀝姜汁。右手脈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補氣之劑。而佐以竹瀝姜汁。如氣血兩虛。而挾痰盛者。以八物湯爲主。加南星半夏竹瀝姜汁之類。分左

氣血亦太拘
著不甚驗也

丹溪之論平正通達。宜世之人盛

宗之。但持此以治中風而多不驗。或少延而久必斃何也。蓋治氣血痰之標而不治氣血痰之本也。須知此症發由根本卽治氣血痰之本亦仍多不效。少延必斃者以其虧敗久而發之驟病雖新而藏已竭也。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幹也。人之氣血榮養乎四肢也。猶木之漿水灌溉乎枝葉也。木有枝葉必有根本。人之氣血豈無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遷延不死者。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之枝幹先萎耳。人有形容肥壯忽然倒仆而卽斃者。如木之根本已絕其

枝葉猶滋榮猶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忽遇大風而摧折矣觀此則根本之論明矣然所謂氣血之根本者何蓋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而火與水之總根兩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源呼吸之門三焦之根又名守邪之神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名曰氣立氣止則化絕今人縱情嗜慾以致腎氣虛衰根先絕矣一或內傷勞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觸皆能卒中此陰虛陽暴

絕也。須以參附大劑峻補其陽。繼以地黃九十

補丸之類填實真陰。又有心火暴甚。腎水虛衰。

又兼之五志過極。以致心神昏悶。卒倒無知。其

手足牽掣。口眼喎斜。乃水不能榮筋。筋急而縱。

也。小兒發搐亦俗云風者乃風淫末疾之假象。

風自火出也。小兒慢驚慢脾皆此須以河間地

黃飲子峻補其陰。繼以人參麥門冬五味子之

類滋其化源。此根陽根陰之至論也。若夫所謂

痰者。凡人將死之時。必有痰。何獨中風爲然。透論

要之痰從何處來痰者水也其原出乎腎張仲

景曰氣虛痰泛以腎氣丸補而逐之

此是本論然直從本

治亦止一法未可以概其餘但須明此理耳

觀此凡治中風者既以

前法治其根本則痰者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時

痰涎壅盛湯藥不入少用稀涎散之類使咽喉

疏通能進湯液卽止若必欲盡攻其痰頃刻斃

矣戒之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

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

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卽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爲主。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無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軟弱麻痺，小便或濇，或自遺，果屬氣乎？屬血乎？此亦足三陰之虛症也，不可不知。

經曰：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得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

蓋胃與脾爲表裏。陰陽異位。更實更虛。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是故腸胃虛則內從於脾。內從於脾則脾之陰盛。故胃脈沉鼓濇也。濇爲多血少氣。胃之陽盛則脾之陰虛。虛則不得與陽主內。反從其胃。越出於部分之外。故胃脈鼓大於臂外也。大爲多氣少血。心者元陽君主宅之生血生脈。因元陽不足。陰寒乘之。故心脈小堅急。小者陽不足也。堅急者陰寒之邪也。夫如是。心胃脾三脈。凡有其一。卽爲偏枯者何也。蓋心

是天真神機開發之本。胃是谷氣。充大真氣之標。標本相得。則胸膈間之膈。中氣海所留。宗氣盈溢。分布四藏三焦。上下中外無不周徧。若標本相失。則不能致其氣於氣海。而宗氣散矣。故分布不周於經脈。則偏枯。不周於五藏。則瘖。卽此言之。是一條。可爲後之諸言偏枯者綱領也。未有不因真氣不周而病者也。

岐伯此句爲偏枯之本

乾坤生氣云。凡人有手足漸覺不遂。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痺不仁。或口眼喎斜。語言蹇澁。或

胸膈迷悶吐痰相續或六脈弦滑而虛軟無力雖未至於倒仆其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決矣須預防之愚謂預防之理須節飲食戒七情遠房事此至要者也如欲服餌預防須察其脈症之虛實如兩尺虛衰者以六味八味培補肝腎如寸關虛弱者以六君子十全大補之類急補脾肺纔有補益若以搜風順氣及清氣化痰等藥適所以招風取中也

岐伯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

而痛也。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枝幹先痿者是也。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針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

二曰風痺，謂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也。如癱瘓是也。癱者坦也，筋脈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渙也，血氣渙散而無用也。志亂不甚，其言微，可知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

三曰風癱，謂奄然忽不知人也。咽中塞，窒舌強，不能言，則是急中風，而其候也。發汗身軟者，

生。汗不出身硬唇乾者死。視其鼻人中左右上下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

四曰風痺。謂諸痺類風狀也。經曰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曰痛痺。筋骨掣痛。曰著痺。著而不行。曰行痺。走注疼痛。曰周痺。周身疼痛。又曰行痺屬風。痛痺屬寒。著痺屬濕。

如正氣不足之症。只補正氣。不必祛邪。如邪氣有餘。若痺症之類。痿痺又當另分門講其法。雖亦不一。大約多責之陽明。以扶正氣爲主。不可不少用祛邪之法。如易老

天麻丸之類

天麻丸方

天麻

六兩酒浸三日
焙乾除風

牛膝

六兩酒浸三日
焙乾強筋

玄參

六兩樞機骨領

杜仲

七兩使筋骨
相著

草薺

六兩另爲末
壯筋骨

當歸

二十兩和血養脈

炮附

一兩行諸經
中血

羌活

十兩去骨間
風

生地

十六兩
益真陰

諸書所載名曰愈風丹與此方相合治諸
風肢體麻木手足不遂等症但愈風丹無

附子加肉桂三兩地黃一觔其餘品味分兩同

或曰風淫所勝治以辛涼何故反用桂附使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而風木益甚耶曰此是腎虛真陰失守孤陽飛越若非桂附何以追復其散失之元陽其痰涎上湧者乃水不歸源也其面赤煩渴者火不歸源也惟桂附能引火歸源故效水火既歸其原則水能生木木不生風而風自息矣

論口眼喎斜

靈樞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
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能收故僻是左寒右熱
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
於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
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
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

口之喎灸以地倉目之斜灸以承泣苟不效
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下

不得泄真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經曰陷下則灸之是也

惟外中風邪者方有喎斜等症若夫熱則生風者不可謂盡得病於窗隙之風縱有喎斜等症乃假象也亦不甚蓋火盛則金衰金衰則木盛木盛則生風惟潤燥則風自息不必用前灸法素問曰諸風掉眩支痛強直筋縮爲厥陰風木之氣自大寒至小滿風木君火二氣之位風主動善行數變木旺生火風火屬陽多爲兼化且

陽明燥金主於緊斂縮勁風木爲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謂已極過則反似勝已之化。故木極似金。况風能勝濕而爲燥。風病勢甚而成筋縮燥之甚也。如此等症正所謂風淫所勝治以清涼者也不宜用桂附。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之的方。卽麻黃桂枝湯之變方也。其間隨六經之形症逐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

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知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桂枝黃芩如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子乾姜甘草少陰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症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陰或肢節牽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係六經有餘之表症須從汗解

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澆。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少。間而有之。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已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本方無附子防風防已

金匱原方有乾姜無黃芩白芍防已防風
附子此千金方也千金無石膏因時加之

又有雲岐

子加減法

許學士云氣中者因七情所傷

經曰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
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衰槁志傷
於盛怒則腰脊重難俯仰也又曰暴怒傷陰暴
喜傷陽故憂愁不已氣多厥逆牙關緊急若作
中風誤治殺人多矣蓋中風者身溫且多痰涎
中氣者身涼而無痰涎

亦有有痰涎者但
不如中風之甚耳

宜蘇

合香丸灌之卽甦。經曰無故而瘖脈不至者雖不治自己爲氣暴逆也。氣復自愈。

王節齋云飲食過傷變爲異常急暴之病人所不識。多有飲食醉飽之後或感風寒或著氣。食填太陰胃氣不行須臾厥逆昏迷不省。若誤作中風中氣治之立斃。惟以陰陽淡鹽湯探吐之食出卽愈。經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詳見格致餘論木鬱則達之條下。已上二條論當與厥門互看。

有一等形體肥胖。平素善飲。忽一日舌本硬強。

語言不清。口眼喎斜。痰氣上湧。肢體不遂。此肥

人多。中以氣盛于外。而歉於內也。

此卽東垣形盛氣衰一條

例兼之酒飲濕熱之症。須用六君子加煨葛根。

山梔神曲而治之。

此法亦止可施之未中之前。中後當以純壯胃氣之藥多

用人參以挽之。參下條丹溪之法。

有一人久病滯下。忽一日昏仆。目上視。漉注而

汗瀉。脈無倫。丹溪先生曰。此陰虛陽暴絕也。得

之病後。而酒且內急。治人參膏而促炎其氣海。

頃之手動又頃之唇動參膏成三飲之而甦後服盡數觔而愈 觀此凡人大病後及婦人產後多有此症不可不知

按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人於有生之初先生命門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實爲生氣之

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故灸而效 主意謂合於八味也

華陀救陽脫方

察果屬陽脫乃可

用附子一个重一兩

切作八片白朮乾姜各五錢木香二錢爲末煎先用蔥白一握炒熟熨臍下次候藥冷灌服須

史又進一服

有一婦人先胸脇脹痛

肝火先厥

後四肢不收

筋脈夫職

自汗如雨小便自遺

踈泄夫職

大便不實口緊目瞶

木火生風

飲食頗進

藏不傷也

十餘日或以爲中藏甚憂

請薛立齋先生視之曰非也若風既中藏真氣

既脫惡症既見禍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

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脈左三部洪數惟

肝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

若中風先無此症矣

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

汗不止肝經血熱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不實肝木熾盛尅脾土也遂用犀角散四劑諸症頓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調理而安後因鬱怒前症復作兼發熱嘔吐飲食少思月經不止此本盛尅土而脾不能攝血也用加味歸脾爲主佐以逍遙散而愈後每遇怒或睡中手足搐搦復用前藥卽愈

唐柳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沉欲脫羣醫束手相視許胤宗曰是餌湯藥無及矣卽以黃芪防風

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騰騰如霧熏蒸之是夕
語更藥之而起

盧州王守道風噤不能語王克明令熾炭燒地
上洒以藥置病者於其上須臾小蘇

已上二法病至垂絕湯液不及亦治法之變
者也

有平人居無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動搖默默不
知人目閉不能開口噤不能言或微知人惡聞
人聲但如眩冒移時方寤此由出汗過多血少

氣併於血。陽獨上而不下。氣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名曰鬱冒。亦名血厥。婦人多有之。宜白微湯。倉公散。

厥

常病陽厥補陰壯水之主。陰厥補陽益火之源。此陰厥陽厥與傷寒陰陽二厥不同。傷寒陽厥用推陳致新。陰厥用附子理中。冰炭殊塗。生死反掌。慎之慎之。陽氣衰乏者。陰必凌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

名曰寒厥是寒逆於下也宜六物附子湯主之
陰退則陽進陰氣衰於下則陽往湊之故令人
足下熱也熱甚則循三陰而上逆謂之熱厥宜
六味地黃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則火起於
肝載血上行故令血菀於是血氣亂於胸中
相薄而厥逆也謂之薄厥蒲黃湯主之諸動屬
陽故煩勞則擾乎陽而陽氣張大陽氣張太則
勞火亢矣火炎則水乾故令精絕是以遷延辟
積至於夏月內外皆熱水益虧而火益亢孤陽

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宜人參固本丸。主之。
五尸之氣暴淫於人。亂人陰陽氣血。上有絕陽
之絡。下有破陰之紐。形氣相離。不相順接。故令
暴厥如死。名曰尸厥。宜二十四味流氣飲。蘇合
香丸。主之。寒痰迷悶。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宜姜
附湯。主之。胃寒卽吐。虺蟲。名曰虺厥。宜烏梅丸。
加理中湯。主之。氣爲人身之陽。一有怫鬱。則陽
氣不能四達。故令手足厥冷。與中風相似。但中
風身溫。中氣身冷。耳名曰氣厥。宜八味順氣散。

主之

又有食厥者飲食自倍適有感觸胃氣不行陽併於上其症上半身熱腹悶或心煩頭痛自臍以下至足冷如冰鉄擁爐不熱醫以爲陰寒而溫補之必斃此足陽明氣逆作厥也故兩手不逆冷平胃加減保和丸主之

六物附子湯

附子

肉桂

防已

各四錢

炙甘草

二錢

白朮

茯苓

各三錢

蒲黃湯

蒲黃

一兩炒
褐色

清酒

十六盞
熱沃之

溫服

二十四味流氣飲

丁香

肉桂

草葉

麥門冬

赤茯苓

木通

檳榔

枳殼

厚朴

木瓜

青皮

陳皮

木香

大腹皮

人參

白朮

甘草

紫蘇

香附

菖蒲

蓬莪朮

烏梅丸

烏梅

三十个
去核

人參

細辛

黃附

附子炮

桂枝洗淨炮各六錢

黃連

一兩六錢炒

乾姜

一兩炮

當歸

酒浸

川椒

去目及開口者各四錢

共爲丸理中湯下

八物順氣散

白芷

台烏

青皮

陳皮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傷寒論

當看傷寒論原本及婁全善綱目近日論嘉言尚論篇亦有發明此篇與張景岳之論皆本薛新甫並宜參究不可求簡捷守一說以誤世

傷寒專祖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
分爲兩門始易以通曉爲因年久殘缺補遺註
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攷證者漸明逮陶
節菴六書吳綬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
著二書不甚能著此理予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
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陰陽二症混亂太傷寒治
之得其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
以陽症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
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

次肌肉又次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症寒鬱皮毛是爲表症若在

他經則無此症矣脈若浮緊無汗爲傷寒以麻

黃湯發之得汗爲解浮緩有汗爲傷風用桂枝

湯散邪汗止爲解太陽經在最外一層故邪入

變由太陽之絡傳經而後內入諸經也邪客於

皮毛卽玄府閉入身藏府之氣無刻不與外氣

通故和暢玄府閉則內氣不能泄而生熱非風

寒能變熱也此時但發其皮毛玄府開而邪隨

汗散矣麻黃桂枝汗皮毛之方非解中之方也

醫貫

卷二 傷寒

三

經井榮俞原合交會之處則

若無頭疼惡寒脈

又不浮此爲表症罷而在中中者何表裏之間

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

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卽陽

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

而數少陽脈也其症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

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

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

兼散邪

肌肉不能傳變肌肉之中皆經絡也經絡皆謂之中裏則府藏表則皮毛府藏

之氣血惟經絡傳達外邪之壅熱亦惟經絡傳
變故陽明少陽皆從中治中者經病非胃與膽
病也經病用和解亦必由汗散然非開發
皮毛之法矣蓋邪初客表經中陰津未傷但啓
其竅而汗自通及熱傳中經血液燔燥竅雖啓
而汗爲熱隔不能達外庸工不知尚用風熱之
藥以發其表益助熱而耗陰汗原乾涸究竟不
得汗而斃者多矣仲景和解只清解熱邪而津
液自存陰汁既充湧出肌表而外邪自然渙散
此發汗以開玄府與開玄府以出汗之迥乎不
同過此爲邪入裏爲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
之筋骨之間方是此爲傳府所謂胃若脈沉實
有力外症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渴六七
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

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

入熱既

離表已達舉出爲難故就大便通泄其熱從其近也得汗而經熱從汗解非汗爲害而欲祛之也便矢而府熱從矢出非矢爲難而欲攻之也醫不察此專與糟粕爲敵自始至終但知消尅瀉下之法禁絕飲食惟求一便矢以畢其能事天人生命如是者曰矢醫以陰症言

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臥不渴

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

發熱而脈沉遲無力此爲陰症不從陽經傳入

熱症治例更當看外症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

姜附湯四逆湯以溫之

陰症者寒邪直入三陰之經以三陽主氣衰無

熱拒寒故也。三陰各有分症。今人都以房勞後得病不分陰陽脈症。輒命曰陰症。致令病家諱言惡聞。此二字亦可笑矣。房勞得病乃挾虛感有陽有陰。非必爲陰也。

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

當加經絡二字

而後入

府藏

當分

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爲熱症。其人必

素有火者。中寒者直入藏府。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症。其人必無火者。一則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耶。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麻黃湯

治太陽經傷寒發熱無汗惡寒

麻黃

桂枝

甘草

杏仁

寒傷榮風傷衛衛陽也風亦陽也陽從陽之類故風能傷衛榮陰也寒亦陰也陰從陰之類故寒能傷榮

辛甘發散爲陽風宜辛散寒宜甘發桂枝辛而熱者故能發散衛中之風邪麻黃甘而熱者故能發散血中之寒邪又桂枝麻黃氣味俱輕陽

中之陽故能入太陽經散皮膚之風寒也此二
方者乃治冬月正傷寒之的方霜降後春分前
此時太陽寒水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
水之氣乘虛而客入於太陽經同氣相求故易
以傷也仲景特以殺氣最重故詳言之其餘時
月則無傷寒二方不可用也今人醫牌上多書
治四時傷寒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活人書言頭
痛如破者連鬚蔥白湯不可便與升麻葛根湯
恐太陽流入陽明是太陽邪氣引入陽明不能

解也未至少陽者不可便與柴胡湯

葛根湯

赤芍

葛根

蔥白

生姜

桂枝

麻黃

甘草

大棗

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 如有惡寒

症本方加麻黃 惡風加桂枝 如正陽

明府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小柴胡湯 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

往來口苦

柴胡 黃芩 甘草

此經無出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症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症用大柴胡湯兼表兼下

太陽經表之表也行身之背陽明經表之裏也行身之前少陽經半表半裏也行乎兩脇之旁過此則少陰太陰厥陰俱入藏而爲裏

大柴胡湯 表症未除而裏症又急汗下

兼行

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
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爲大忌倘是陰
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者必
用此方又當審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調胃承氣湯 治太陽陽明不惡寒反惡
熱大便秘結而嘔日晡潮熱者陽明有

二症在經則解肌入府則攻下

大黃 甘草 硝石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

病在太陰無表症汗後不惡寒潮熱在
言而喘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譫語五六日不

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
發熱脈沉實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桃仁承氣湯 治外症已解小腹急大便
黑小便利爲淤血症

桃仁 大黃 桂枝 芒硝 炙草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血脈不通四肢厥
逆在臂脛之下若陰症則上過乎肘下
過乎膝以此爲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大凡傷寒邪熱傳裏結實須看熱氣淺深用藥

今醫不分當急下可少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
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下之因之枉死者多
矣予謂傷寒之邪傳來非一治之則殊耳病有
三焦俱傷者則痞滿燥實堅俱全宜大承氣湯
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寒
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
邪在中焦則有燥實堅三症故用調胃承氣湯
以甘草和中芒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實厚
朴恐傷上焦元氣調胃之名由此立矣上焦受

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湯積實厚朴之能除痞
大黃之泄實去芒硝不傷下焦真陰謂不伐其
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症尚未除而裏
症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可以此湯通表裏而緩
治之尤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不宜用此故
經云轉藥孰緊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緊小
承氣次之大柴胡又次之其大柴胡加芒硝方
得轉藥蓋爲病輕者設也仲景云蕩滌傷寒熱
積皆用湯藥切不宜用丸藥不可不知

乃今人
輒用滾

痰涎積等丸
治傷寒何也

如欲用此三方須以手按病人自

胸至小腹果有硬處手不可近方敢下手然其

至妙處尤須辨舌之燥滑若何此金鏡錄三十

六舌不可不細玩也

看金鏡三十六舌當參其
意而勿泥其法然亦有三

十六舌之所未及
者卽以意通之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

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症受寒卽真陰症

非從陽經傳來

凡從陽經傳陰經者不
作陰症仍從陽經中治

便宜溫

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

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腹滿腹痛皆是
陰症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槩腹痛不大便桂
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若自利腹痛小
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
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
陽復也

陰毒病手足指甲皆青脈沉細而急者四逆湯
無脈者通脈四逆湯陰毒甘草湯臍中蔥熨氣
海關元著艾可灸二三百壯乃用溫和補氣之

藥通其內外以復陽氣若俱不效死症也

理中湯 治卽病太陰自利不渴寒多而
腹痛等症

人參

甘草

乾姜

白朮

加附子卽爲附
子理中湯

真武湯

茯苓

芍藥

生姜

附子

白朮

四逆湯

附子

乾姜

甘草

木附湯

白朮 甘草 附子

姜附湯

乾姜 附子

回陽反本湯 治陰盛格陽陰極發躁渴

而面赤欲坐臥泥水中脈來無力或脈
全無欲絕者

熟附 乾姜 甘草 人參 五味子

黃連 臘茶

面戴陽者下虛也加連鬚蔥白七莖用澄

辛未年

甲乙月

戊巳時

丁亥刻

清泥漿水煎臨服須以冷水探冷入猪胆
汁人尿各一匙服無脈者脈漸出者生暴
出者死

已上皆真陰症人皆知之至於反常則不易曉
有發熱面赤煩躁揭去衣被飲冷脈大誤認爲
陽症投寒藥死者多矣必須憑脈下藥不問浮
沉大小但指下無力按至筋骨全無力者必有
伏陰不可與涼藥若已曾服過涼藥脈必鼓指
而有力脈又難憑矣若一應茶湯及寒熱藥俱

吐者此陰盛格陽急用白通湯加人尿胆汁以
通拒格之寒所以仲景傷寒論中傳經與直中
並論者正謂有陽症似陰陰症似陽所宜詳辨
但年久散亂後人誤相補集致使不明如太陽
症頭痛發熱當脈浮而反沉又似少陰矣故用
麻黃附子細辛湯如少陰症脈沉應無熱而反
發熱者又似太陽矣須用甘草乾姜附子湯如
陰症四肢厥逆而陽症亦有厥逆者此四逆湯
與四逆散不同如陰症下利而陽症亦有漏底

者此理中湯與黃龍湯不同也若此之類疑似
難明幸陶節菴六書已明分矣予又有說焉若
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
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
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
陽不明而殺人亦多矣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
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字
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東垣
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發熱

等症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以爲內傷
多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
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爲
主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
兼傷風者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
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實萬世無窮之利東垣
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門也分明然世間真陰虛
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此是薛氏綱宗反
不論及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

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書法已窮柰何豈

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

虛發熱者

四字
宜詳

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躁與六

味地黃大劑一服卽愈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

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

此症亦有陽明實
者故須辨陰陽二

字真
假

卽於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

冷飲下嚥卽愈予嘗以此活人多矣敢以秘私

乎因製補天要論一卷以補前人之不逮所望

於高明者再加裁奪幸甚幸甚且舉傷寒口渴

一症言之邪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

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

仲景要旨在此

其次者但云欲

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無治法縱有治

者徒知以芩連知栝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

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之火

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

之其渴立愈

此法用之挽回敗症之燥渴多應手若陽明實症初起頗不得效

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症乎

固有不必然有不必傳少陰而

亦壞者即傳少陰燥實止三條一則病二三日而燥乾此陽明急症故宜急下非久而傳者可

待緩治也。一則自利清水，此熱逼少陰，非少陰不上濟也。一則腹脹不大便，此胃土實致腎水竭，非腎水竭而致胃實也。既成燥實堅之症，仲景不得已而

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豈以二湯爲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況不愈者十之八九哉。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况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症口渴煩燥，與傷寒無異。彼之承氣者，不過因亢則害

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予今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頃刻爲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壞症得此真有神功况腎水既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慎之慎之。吾爲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

陶節菴亦悟此理。有云。自氣而之血。血而復之氣者。大承氣湯下之。自血而之氣。氣而復之血者。生地黃黃連湯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氣湯對子。又與三黃石膏湯相表裏。是皆二焦

包絡虛火之用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湯降血中之火耳。陶氏以血爲陰，故有此論。惜乎其不識真陰真陽之至理也。

生地黃黃連湯

生地 川芎 當歸 梔子 黃連 黃芩

芍藥 防風

此方與地黃丸有未合者，予用陽明陰藥治之，甚效。予友高鼓峰造滋水清肝飲，取地黃丸之探原而不隔於中，取生地湯之降火而不犯於下，真從來之所未及，與予法參用無不應者。合而言之，真知其爲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

重在真。真知其爲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
知二字。真知其爲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真知其
爲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其間有似陰
似陽之假症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
少誤。惟以補正爲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
推出寒邪汗出而愈。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
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

從東垣補中
益氣論來

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百戰百

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曰善戰者服上刑。

溫病論

夫傷寒二字蓋冬時嚴寒而成殺厲之氣觸冒之而卽時病者乃名傷寒不卽發者寒毒藏於

肌膚至春變爲溫至夏變爲暑病

語本叔和於理頗謬尚論

篇辨之極詳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既變爲溫則不

得復言其爲寒不惡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經

文也

叔和序例也

其麻黃桂枝爲卽病之傷寒設與

溫熱何與受病之原雖同所發之時則異仲景

治之當別有方緣皆遺失而無徵是以各家議

論紛紛至今未明也。劉守真謂欲用麻黃桂枝，必加涼藥於其中，以免發黃之病。張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藥中加麻黃蒼朮，皆非也。蓋麻黃桂枝辛熱，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藥，不宜用於春夏之時。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湯謂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羌活湯易老所製之方，乃治感四時不正之氣。其實傷寒溫熱瘧皆四時不正，非傷寒別有法也。如春宜溫而反寒，夏宜熱而反溫，秋宜涼而反熱，冬宜寒而反溫。又有春夏秋三

時爲暴寒所折雖有惡寒發熱之症不若冬時
肅殺之氣爲甚故不必麻黃桂枝以散寒惟宜
辛涼之藥通內外而解之况此方須按六經加
減之法不可全用也不若逍遙散爲尤妙

亦當變通

諸法加減
出入用之

真可一方代三方也

總無一方
統貫之理

然則

欲治溫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請申而明之經
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
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枯矣

渴只是津液少
耳乃陽明陰虧

也但津液原於腎胃陰虧則腎水救之亦潤故
初則當清火而存胃升久而敗乃當責之腎耳

趙氏直命之腎水
乾枯亦甚言之

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

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

能深入所以不卽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自冬

至三四月歷時既久

喻氏闢
之最明

火爲寒鬱於中亦

久將腎水熬煎枯竭

太過

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

而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爲發生滋

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謂新

邪喚出舊邪非也若復有所感表又當惡寒矣

予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涼之藥舒其

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予又因此而

推廣之凡久時傷寒者亦是鬱火症至理若其人

無火則爲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

由肌肉而府藏不能直中也今人皆曰寒邪傳裏寒

變爲熱旣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爲熱又何爲

而能變熱耶不知卽是本身之火爲寒所鬱而

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

明白無疑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卽

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卽土鬱則奪之小柴胡湯

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

諸語支離多岐

其論太過便於理不精細

凡雜症有發熱者

皆有頭疼項強目痛鼻乾脇痛口苦等症何必拘爲傷寒局傷寒方以治之也余於冬月正傷

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

不知亦鬱火治也

其餘

但不惡寒者作鬱火治

惡寒亦是鬱火

此不佞之創論

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闕虞天民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病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爲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

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
寒氣外凝內鬱之理腠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
不宣通濕氣內結中外相薄寒盛熱生故人傷
於寒轉而爲熱汗之則愈明此經語則傷寒鬱症皆透矣則外
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爲鬱火者
不爲無據故特著鬱論一篇

論陽毒陰毒

金匱要略云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
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
如陽毒升麻鼈甲湯并主之

千金云陽毒湯治傷寒一二日變成陽毒或服
藥吐下後變成陽毒身重腰脊背痛煩悶不安
狂言或走或見鬼神或吐血下利其脈浮

陽毒升麻湯

升麻

半兩

當歸

川椒

雄黃

桂枝

各一兩

每服五錢水一鍾半煎一盞溫服覆手足

取汗得吐亦佳

陰毒甘草方

甘草

升麻

各半兩

當歸

川椒

鼈甲

各一兩

服同前

此二方與傷寒論陽毒陰毒特異故記
之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氣沿家傳染
所謂時疫症者是也

鬱病論

鬱理經此公發洩幾無剩義矣書中每抑丹溪然終於丹溪人身諸病多生於鬱一語悟入

何可抑也

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註內經者謂達之吐之也令其條達也發之汗之也令其疏散也奪之下之也令其無壅礙也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謂制其衝逆也予謂凡病之起多由於鬱鬱者抑而不通之

義內經五法爲因五運之氣所乘而致鬱不必作憂鬱之鬱憂乃七情之病但憂亦在其中丹

溪先生云氣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

生焉又製爲六鬱之論立越鞠丸以治鬱

婦人怫鬱

病府而藏不病者與血病而不燥者未嘗不得力也

曰氣曰濕曰熱曰痰

曰血曰食而以香附撫芎蒼朮開鬱利氣爲主

謂氣鬱而成濕滯濕滯而成熱熱鬱而成痰痰

滯而血不行血不行而食不消此六者相因爲

病者也此說出而內經之旨始晦

亦未嘗不相發明此論太

過內經之旨又因釋註之誤而復晦此鬱病之不明於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擴而充之其於天下之病思過半矣且以註內經之誤言之其曰達之謂吐之吐中有發散之義凡木鬱者乃少陽胆經半表半裏之病多嘔酸吞酸症雖吐亦有發散之益但謂無害耳焉可便以吐字該達字耶達者暢茂條達之義王安道曰肝性急怒氣逆脘膈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

之一法中有前後宜辛升在前苦降在後一方

中有輕重宜發陽輕而引陰重達之則不得

力又如久風入中爲殮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

清氣在下爲殮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

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此王氏推廣達之之義

甚好 火鬱則發之發之汗之也東垣升陽散

火湯是也使勢窮則止其實發與達不相遠蓋

火在木中木鬱則火鬱相因之理達之卽所以

發之卽以達之之藥發之此隔治也無有不應而非

汗之謂也汗固能愈然火鬱於中未有不蒸蒸

汗出

此火逼之汗非散火之汗也

須發之得其術耳

土鬱

奪之謂下奪之如中滿腹脹勢甚不能頓除者非力輕之劑可愈則用寒鹹峻下之劑以劫奪其勢而使之平此下奪之義也愚意謂奪不止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下部有脈上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內經所謂高者因而越之以吐爲上奪而衰其胃土之鬱亦無不可東垣書引木鬱於食填肺分爲金尅木何其牽強 金鬱泄之如肺氣贖滿胸憑仰息非解利肺氣之

劑不足以疏通只解表二字足以盡泄金鬱之

義

肺主皮毛解表則金氣達

不必更滲泄利小便而滲利自

在其中况利小便是涉水鬱之治法矣 獨水

鬱折之難解愚意然調其氣四句非總結上文

也乃爲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說此四句以申

明之然猶可也水之鬱而不通者可調其氣而

愈如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

能出矣肺爲腎水上原凡水道不通者升舉肺

氣使上竅通則下竅通若水注之法自然之理

其過者滯溢於四肢四肢浮腫如水之汎濫須折之以其畏也蓋水之所畏者土也土衰不能制之而寡於畏故妄行茲惟補其脾土俾能制水則水道自通不利之利卽所謂瀉之也如此說則折字與瀉字於上文接續而折之之義益明矣 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王啓立舊文故多誤予旣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

從此通之則可亦有隔治而愈者若謂一方可治五鬱則主張太過

神而明之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

木木者生生之氣卽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
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鬱則土
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此五行相因自
然之理。朱子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
治其木鬱而諸鬱皆因而愈。舉一廢百一方者何道

遙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薄荷是薄荷是此老加

入却解說得好蓋人身之胆木乃甲木少陽之氣氣尚

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風一鬱
卽萎軟抑遏而不能上伸不能上伸則下尅脾

土而金水併病矣。惟得溫風一吹，鬱氣卽暢達。蓋木喜風，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畏矣。溫風者，所謂吹而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薄荷辛而溫者，惟辛也，故能發散溫也。故入少陽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此立齋法也。左金丸止黃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茱萸氣燥，肝之氣亦燥，同氣相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

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

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

亦立齋法也。合道遙散謂

腎肝同治，但立齋去芍藥。

俾水能生木，逍遙散

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者，雨以潤之也。

以二義治各藏

之鬱，則無餘而

法不可以不變。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

木火之鬱，既舒，木不尅脾土，且土亦滋潤，無燥

煖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

此，豈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

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

胸痛脇脇痛小腹脹悶頭暈盜汗黃疸瘟疫疝
氣飧泄等症皆對症之方也推而至於傷風傷

寒傷濕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鬱看

此非於丹溪得

宗以逍遙散加減出入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

此有論

四逆散羌活湯大同小異然不若此方

之響應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倘一

服卽愈少頃卽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

類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症此方不宜復

投分當改用溫補之劑如陽虛以四君子湯加

溫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其甚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逆從玄機之士不須予贅

古方逍遙散

柴胡

薄荷

此味可
進退用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神

以加味道遙散六味丸治鬱自薛長洲始也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越鞠之芎藭卽道遙之歸芍也越鞠之蒼朮卽道遙之白朮也越鞠之神麴卽道遙之陳皮也越

鞠之香附卽道遙之柴胡也越鞠之梔子
卽道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道遙則和
矣越鞠燥而道遙則潤矣此則青出於藍
後來居上亦從古作述之大凡如東垣之
補中益氣比枳木萬全無弊矣然
豈可謂枳木之謬而禁不用哉

加味者加丹皮山梔子以山梔屈曲下行

泄水改用茺萸炒黃連合方金也山梔亦不至泄水不若黃

連運用在上且能
達心胃之鬱耳